

國立頭城家商校友會 - 風華再現

頹廢，以及髒話

特選文章

發表人：網站管理員

張貼在：2018/3/25 21:56:44

作者/南方朔小時候成長於半下流社區。它有俗民社會的歡樂與親愛，也有貧窮之家的悲哀。有些人在艱困中搏命的攀爬，瘡痍滿身；有些則陷落在煎熬裡，替社區平添無數粗礪的喧囂。他們揍老婆和打小孩，常常弄得鬼哭神號；而經常出現的相互罵街，也總是動輒雞飛狗跳。髒話在社區裡流漾，我們則在其中成長。

這就是髒話的起源。思想家馬庫色(Herbert Marcuse)說過：「髒話是弱者對自己的憤怒。」生命的粗礪和語言的粗礪乃是孿生兄弟；揍老婆、打小孩、講髒話，所代表的是對自己不同程度的憤慨，也是一種移情式的轉移。髒話彷彿虛舞的拳頭，它替無力的弱者打開了一扇可以逃避命運的窗口。

自從讀到「髒話是弱者對自己的憤怒」這句話之後，無論遭遇多大的侮辱，總是被這句話刺痛著，不敢讓髒話脫口而出；並且也愈來愈能理解到每句髒話的後面，一定躲藏著某些我無法知道的卑屈和怯懦。髒話不會比髒事更骯髒。髒事是強者的斗膽，髒話則是弱者的懦弱，只當既不斗膽，也不懦弱時，人的心和口始有可能變得乾淨。

然而，世紀末的此刻，集體的頹廢，集體的無力和媚俗，卻使得髒話成了新的主流。有人以髒話嘲諷，有人以髒話罵街。髒話是壓抑的反昇華，讓人們將對自己的憤怒，轉化成對自己的另類詛咒。世紀末有如一鍋煮爛了的混沌的湯，一切事物不再有原來的形狀，它讓人虛軟軟的無力可施，又覺得世界只不過是一場徒勞的熱情。於是，世紀末的新道德遂加上了髒話。它是對生命有點生氣，但又氣不太出來的憂鬱式報復。它與頹廢有如近親，頹廢不再有宏大，髒話也少了義憤，它們皆屬沉迷。

髒話是一種沉迷，它的本質是故意在玩著一種惹人討厭，但在別人討厭裡卻自己高興的口頭遊戲，因此髒話有一點虐他與自虐的含意。髒之所以稱為髒，乃是某一種東西到了它不應該到的地方。美味的湯汁滴到襯衫上即為成髒，床第間的私密用語到了街上也成了髒。髒話是故意攪亂瑣屑事物的象徵秩序，如同故意要把垃圾桶放到嶽鄰W去製造騷擾。

世紀末的髒話盛行，它在饒舌歌裡、在鬧劇式的脫口秀以及電影戲劇裡。上個世紀末，尼采最關心的就是這種結伴而來的頹廢與壞疽，並認為這是一種負面的人生，一種放棄。髒話令人討厭的外表下，躲藏的其實只不過是一則則放棄的故事。